

《小演唱》丛书



小孩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 弦

《小演唱》丛刊 (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 弦

《小演唱》丛刊 (1)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72,000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统一书号: 8171·884 定价: 0.19 元

目次

家庭批判会(小演唱)

.....上海市松江县新五公社 啸 驰(1)

附: 小演唱《家庭批判会》曲谱

.....上海市松江县新五公社 吴金云谱曲(8)

苏修间谍落网记(快板书)

.....上海益民食品三厂 熊兴辉(11)

抢潮汛(快板)

.....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 江 声(16)

五两六(钹子书)

.....上海市上海县莘庄公社文艺创作组(19)

道口抢险(快板书)

.....上海铁路局三工段 梁友庆(22)

捉蛇人(琴书)

.....上海警备区某部 张勤华(29)

上 弦(独幕话剧)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二〇四部队 韩国廉、杨德昌、杨 德 淦创作(37)
杨 德 昌执笔

独幕话剧《上弦》排演提示

.....红 光(63)

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

——谈谈我们创作《上弦》的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二〇四部队 韩国廉、杨德昌(68)

怎样制作独幕话剧《上弦》的小道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二〇四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75)

创 作 评 论

一定要在思想上绷紧党的基本路线的“弦”

——看独幕话剧《上弦》有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 朱良仪、田永昌(77)

三 小 讲 座 三

浅谈小戏的矛盾冲突问题

.....翁永康、薛 鲁(81)



家庭批判会

(小演唱)

上海市松江县新五公社 啸 驰

人 物 爷爷、奶奶、爹爹、姆妈、孙女(赤脚医生)。

[音乐声中,孙女上,边贴标语边唱。

孙 女 (唱“曲一”)

战鼓隆隆天地震,

口号声声响入云。

(数板)贴标语,搬凳子,开电灯,

我是家庭批判会的召集人。

[孙女向内喊:“爷爷、奶奶、爹爹、姆妈!”内应:“哎!”

众上。

合 (唱“曲一”)

一家老少五口人,

批林批孔齐上阵。

孙 女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今天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战斗号召,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我们马上要开个家庭批判会。

众 对!一定要把林彪、孔老二批深批透!

合 (唱“曲二”)

反复辟咬坚持革命,要坚持革命,

反倒退,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开个家庭批判会，

批林批孔铲毒根。

孙 女 孔孟之道的思想核心就是一个“仁”。他们的所谓“仁”，是架在劳动人民头颈上的一把刀，是骗人、欺人、害人、杀人！两千多年后的林彪，学着他们的祖师爷，旧曲重弹，目的是为了阴谋复辟。我们一定要批判林彪、孔老二！

众 （争先恐后地）我来批判！我来批判！……

孙 女 让爷爷先来。

爷 爷 （快板）

爷爷我，今年年纪七十八，

从小就在荒泖滩上过日脚。

从前侬农民多少苦，

今朝侬心里乐开了花！

你看那，四周农田一格又一格，一排又一排，

都是四角方方一样大；

你看那，条条河道笔直笔直象玉带，

都有一座、一座又高又大的水泥桥在河上架。

如今是电力灌溉搞得好，

遇到旱涝都不怕！

科学种田结硕果，

治虫保苗有办法！

连续十年大丰收，

这都是人民公社威力大。

喝水不忘掘井恩，

党教干啥就干啥！

批林批孔当尖兵，

我老汉也要敢于革命敢冲杀。

提起林彪这个阴谋家，

复辟野心真正大。
孔老二妄想恢复奴隶制，
贼林彪妄想把历史车轮向后拉。
两个都是刽子手，
手段凶狠又毒辣。
“仁”字衣里藏毒刀，
随时随地把人杀！
狗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反动派，
都把“仁”字当招牌。
当年我在“仁济堂”里当长工，
看透了“仁”字背后干点啥。
那时候的十里荒柳滩，
几十条河道相交叉，
条条河上没有一座桥，
过河淌水浑身湿嗒嗒，
“仁济堂”地主“卜善人”，
嘴上装模作样把“仁”字挂，
他说道：“要为贫苦农民造桥梁”，
到处宣扬还把锣儿打，
乡亲们听说以后起疑问，
“卜善人”讲得快又来得快，
已经派出狗腿子，
挨家挨户把钱刮，
天花乱坠骗人说：
“修桥补路为大家。
从今后，柳田路上不淌水，
一条干路不湿脚。”
到后来，压榨钱财数百万，

“仁济堂”里笑哈哈，
乡亲们初一望月半，
年头望到年尾巴，
仍不见一块木板水上铺，
半根木桩河里插。
有一天，我指着黑匾“仁济堂”，
怒气冲冲责问他，
你满口“仁义”说好话，
心里凶狠象毒蛇，
刮来钱财不造桥，
你“仁济堂”究竟仁在哪里济点啥？！
狗地主一听火来发：
“你这穷小子要管，也管不着。”
他气急败坏露毒牙，
当胸一拳将我打。
我满腔怒火耐不住，
顺手一把抓住他，
狠狠把他踏一脚，
狗地主哭爹又喊妈。
当场闹翻了“仁济堂”，
狗腿子蜂拥而上把我抓。
水牢里关了一个月，
还把我一年工钿全扣下。
这就是剥削阶级的“仁”和“义”，
你们看，这种手段毒辣不毒辣！

合 （唱“曲二”）

反复辟咬坚持革命，要坚持革命，
反倒退，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开个家庭批判会，
批林批孔铲毒根。

奶
姆 奶
妈

(对口快板)

你们看，“仁”字充满毒，
“仁”字吸尽血。
老地主，“卜善人”，
恶贯满盈入坟墓。
狗儿子，继衣钵，
所作所为更可恶。
把“造桥”的钱财开药铺，
这家伙满面笑容心肠毒！
有一年村上起瘟疫，
乡亲们来到“仁济堂”里把药赎，
狗地主高挂“仁”字搞剥削，
两只贼眼骨碌碌，
抬高价钲卖假药，
牟取暴利残害人民手段毒，
“仁济堂”里算盘“哗哗剥”，
十里方圆皆啼哭。
狗地主害死人命有多少？！
乡亲们手拿假药眼泪落，
满腔仇恨一齐冲到县官府，
旧社会，哪容乡亲把话说，
狗官保护狗地主，
反抓穷人入监狱。
待等开堂理案时，
狗官一拍惊堂木，
说什么：“‘仁济堂’讲仁又济生，

诬告驳回还要罚出十担谷。”
这就是剥削阶级的“仁”和“义”，
你们看这种手段毒不毒！

合 （唱“曲二”）

反复辟哎坚持革命，要坚持革命，
反倒退，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开个家庭批判会，
批林批孔铲毒根。

爹 爹
孙 女

（对口快板）

狼心狗肺林彪贼，
心比儒家墨还黑，
大写孔孟复辟经，
宣扬“仁义”和“道德”。
他嘴里高喊“仁、仁、仁，”
他心里专想夺、夺、夺，
他要把最高权力夺到手，
妄想吃掉无产阶级。
“不成功，则成仁”，
反革命，是本质。
他要牛鬼蛇神重上台，
复辟资本主义他行动迅速干得泼！
地主分子“卜仁德”，
他也克己装老实，
拿着一张“仁济堂”药方来骗人，
说什么：“祖传秘方很难得，
能够治百病，
分文不要出”，
公然破坏合作医疗新事物，

被我当场抓住“卜仁德”，
夺过药方看一看，
字里行间渗毒汁，
药方反面四行字，
我给大家说一说：

“欢欢喜喜，延年益寿，
客客气气，仁义道德。”

合

呸！地主、林彪、孔老二，
妄想把历史车轮往回撤。
为了不吃两遍苦，
为了红色江山不变色，
贫下中农听党话，
誓把毒藤连根掘。
批林批孔批到底，
批臭孔丘和林贼！

（唱“曲一”）

战鼓隆隆天地震，
口号声声响入云。

（口号）狠批林彪、孔老二！

批林批孔我们是主力军。
一家老少五口人，
狠铲毒瓜挖修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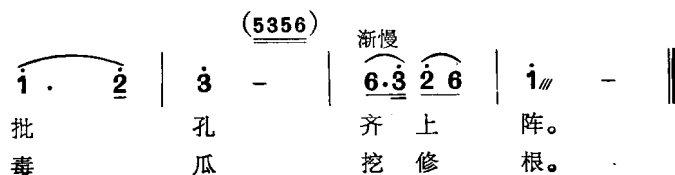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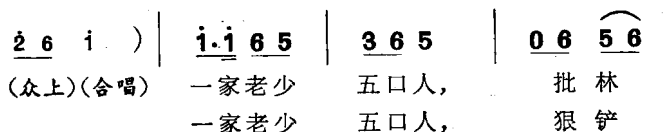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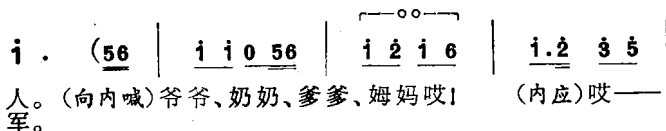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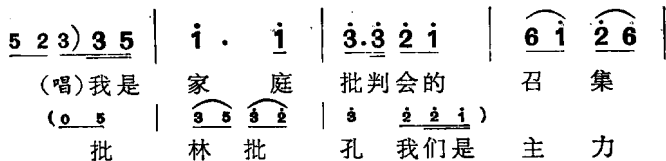
孙 女 爷爷、奶奶、爹爹、姆妈，辰光已到，我们马上去参加大队
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

众 我们现在就去！

孙 女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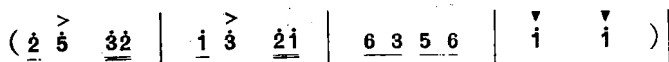
合 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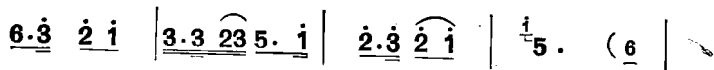
〔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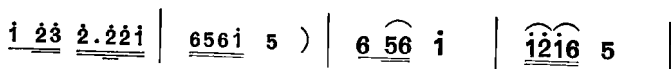
【曲 二】

1=C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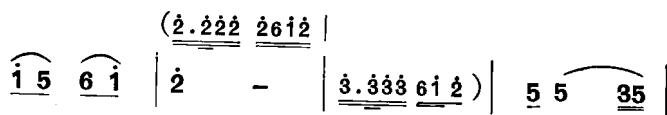




反 复 辟 咬 坚 持 革 命, 要 坚 持 革 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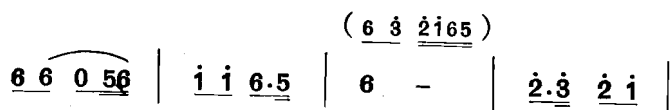


反 倒 退, 向 前 进,



向 前 进。

我 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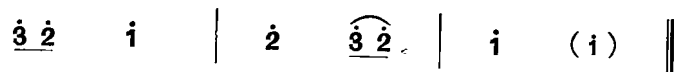


开 个

家 庭 批 判

会,

批 林 批 孔



铲 毒

根,

铲

毒

根。

(上海市松江县新五公社 吴金云谱曲)

苏修间谍落网记

(快板书)

~~~~~上海益民食品三厂 熊兴辉~~~~~

说的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夜  
里，

严寒冰冻朔风冽。

祖国首都北京城，

大街上行人渐渐稀，

只见一辆苏制小轿车，

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开出

去。

那轿车牌名“伏尔加”，

颜色活象豺狼皮，

车号是“使 01—0044”，

在路灯下一闪而过快如飞。

它穿街转巷兜了几个圈，

直往东北郊区开得急。

离市区约有九里地，

猛的刹车停在一个阴暗角落  
里。

(白)噢！怎么停车时尾灯  
不亮啊？

说稀奇，不稀奇，

这尾灯电路是经过改装的，

踩闸时尾灯不会亮，

要发现有人下车就不容易。

这时候，悄然无声车门启，

鬼头鬼脑地钻出两个人影跳下  
地。

他们是一高一矮模样怪，

鹰勾鼻子眼睛绿，

深夜里，这两个黑影往前挪，

远看活象是爬着两条蛆。

高个儿叫谢苗诺夫，

“三等秘书”外交职务是画皮。

矮个儿叫科洛索夫，

在大使馆武官处里当“翻译”。

刚才他俩都趴在车厢里，

缩成一团不敢出大气。

这一路，总算平安无事到达目  
的地，

全亏着绞尽脑汁费心机。  
那高个儿有个旅行包在手中  
提，

装得鼓鼓的不知有点啥玩意？！  
这两人，一前一后离了车，  
朝着西坝河桥堍走过去，  
嘴上都戴着大口罩，  
把脸盖得严严的。

(白)见不得人嘛！

走过了一百七十米，  
来到了这座桥的东北翼。  
虽说这是短距离，  
只因为心怀鬼胎直喘气，  
只见两人停下步，  
左张右望看仔细，  
上桥以后往桥下走，  
慢慢地消失在阴影里。  
回头再说那辆灰白色的小轿  
车，  
早已飞一般的往西北开了去，  
车上坐着一男和两女，  
还是那个“一等秘书”马尔琴柯  
当司机。

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零十分，  
公社的田野好静寂。  
那一高一矮桥下藏，  
不停地东张西望倒抽气，  
远处传来狗叫声，

也吓得他俩阵阵麻头皮。  
这时间偏偏也作对，  
二十五分钟挨过可真不容易！  
他们正伸长脖子等得急，  
盼来了两个人影出现在桥西。  
这后来的两人又是谁？  
为啥也同一时刻到此地？  
原来是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权，  
还有个同伙在一起。

他们接到莫斯科特务机关的密  
电，  
来到北京西坝河桥下接头取得  
联系。

接头暗号都规定好，  
安排周到可算处心又积虑。  
这时候，桥上的两人看看情况

正常无变化，  
心想不能错过这个好时机，  
几步跨到桥东北，  
望着桥下把头低。  
桥上桥下忙着对暗语，  
嗓门儿都压得低又低，  
这个说：“我是阿麟……”  
那个说：“我是白桦！”  
接上暗号就象耗子见了油，  
顷刻间，四条蛆虫凑一起，  
嘿，那谢苗诺夫雨提有多高兴，  
嘴上还连连喊着“亲爱的”，